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  
第八卷 飲壽觴漫題冷暖句 救色妓不動兩雲情

詩曰：酒堪醉我何妨醉？色易迷人偏不迷。  
豪士肝腸似冰雪，詩章分別兩留題。

卻說柴吳泉把向年所典董家房屋送還董聞，央他再去與丁推官說情。董聞允諾，便將柴吳泉出名，寫下一個求免罰的手本來袖著，親往刑廳署中，與丁推官相見。先謝了他前日免提柴白珩之情，然後說：“蒙罰銀米，本當速論上納。奈力有不能，還求寬免。”丁推官道：“此事若追究起來，那柴白珩不特前程有礙，還要問個大大的罪名。今止罰銀米，已是屈法用情，似難再寬免了。”董聞道：“治年弟也不敢為再一瀆。只因親情面上，不得不為代懇，還乞格外垂仁。”丁推官笑道：“年翁是失主，今失主已不論盜情，只論親情了，小弟怎好方命？但所罰賑饑之米，是免不得的，須如數輸納。其助開河銀五百兩，姑免了罷。左右開河一事雖經上台題號，還要候旨定奪，自下還可暫緩。”董聞拱手稱謝，便取出手本來，要他批完了，隨即作別出署，逕至柴家。把手本與吳泉看了，吳泉不勝感愧。自此，吳泉依舊住清溪村居住，把所典董家原屋空了，讓董聞仍返入城中舊居，將清溪村住居做個別業，往來其間。可笑柴吳泉，當初女婿急難之中，要求他加施，卻分文不與，反發出許多沒理的話來，今日卻把三百兩原契白白送還。人情事勢，變態如此。閑話休題，且說董聞返居之後，光陰荏苒，不覺又是秋盡冬來，正值柴白珩的母親艾氏五十壽誕。艾氏比柴吳泉小五歲，與昔日吳泉慶壽之時，相去恰好五年。董家免不得備禮去賀，此時吳泉正要奉承女婿，與五年前的光景大不同了。在家中張樂設宴，先請董起麟去吃了一日酒，然後另設壽席，邀董聞赴飲，更不請別客，只約幾個相知的門客奉陪。又喚下一班上好的梨園子弟，並兩個妓女伺候。又遣女使，去請女兒淑姿到家宴。董聞便與淑姿乘輿張蓋，同赴壽筵。

到柴家門首，吳泉父子即親自迎將出來。艾氏自和媳婦簇擁著淑姿，到後廳與眾女眷們坐地。董聞在堂中，與丈人、舅子並門客畢敘禮過了，依次而坐。茶罷，兩個妓女上來叩見。董聞看那兩個妓女時，也都有幾分姿色。問其姓名，一個叫做婁豔花，一個叫做燕青鸞。董聞道：“我前在京中，聞馬幽儀之名，可惜不曾相會。近聞他不住在京師已返到這裡來了。我只道柴內兄昔日曾作寓在他家，是舊賓主，今日必然請他在此。原來卻不在此。”婁豔花道：“馬二娘近日惹下一場禍事，了不得在那裡哩？”董聞驚問道：“有何禍事？”燕青鸞接口道：“馬二娘到此過不多時，那些慕名求見的卻甚多。他只推病，不肯見客。近日有楊閣老的公子楊大爺在這裡經過，要請他到舟中一敘。他執意不肯去，因惱犯了楊大爺的性子，差人到他屋裡打得雪片。這還不打緊，不想又打出一封書札來，卻是什麼常鬍子的手筆。那常鬍子是個在逃的殺人重犯，楊大爺見了這封書，便去對理刑丁老爺說了，把他拘禁獄中，著在他身上要這常鬍子。卻不是晦氣麼？”董聞驚訝道：“有這等事？”柴白珩便插口道：“那馬二娘慣要恃才使性，怠慢客人，所以撞出這場禍事。”婁豔花道：“這場禍事也不小。聞說丁理刑老爺是楊閣老的門生，又與楊公子是舊賓主，楊公子說的話他怎好不聽？況又有常鬍子的書為據，卻不是有口難辯？誰人可以解救得？”董聞道：“我與丁刑事都是楊閣老的門生。楊公子與我有世誼，他前日到此，我也曾去拜他，卻不曉得有馬幽儀這般事。如今楊公子已將起身，丁刑尊也好做方便了。我雖與馬幽儀並無一面，卻聞他是個有才有意的女兒，今在患難中，不可不救。”婁、燕二妓並眾門客聽說，都道：“若得董爺相救，是他造化哩！”正說間，只見柴家管門的人飛奔進來報道：“理刑丁老爺來拜董爺了。”眾人都吃一驚。董聞道：“他為何直來到此？”連忙穿了公服，到門首接入。嚇得柴家上下諸人並門客、妓女等，各躲在一壁廂，捏神捏鬼的張看。董聞迎丁推官到堂中，敘禮而坐。丁推官道：“昨接撫台憲檄，因鄭州知州丙制金以貪汙罷職，委小弟去權署州篆。憲限文到之日，即便起行，為此特來與年翁一別。早間曾叩新居，聞台駕在此，故爾便道奉晤。”董聞道：“年祖台榮行如此之速，治年弟未及錢送，怎反勞大駕枉顧？”丁推官道：“小弟今日一來奉別，二來兼有所囑。”董聞道：“有何見教？”丁推官道：“前借余總戎處之物，因家信未到，目下不能即還，尚欲求寬幾時。煩年翁為我致意。”董聞道：“這不妨，待治年弟與他說，決不來催促便了。”丁推官謝道：“瑣屑之事，屢瀆清聽，慚愧！慚愧！年翁得暇，乞過鄭州一晤。”說罷，即起身作別。董聞一頭送他出去，一頭便把馬幽儀被禍的話對他說，要求他釋放。丁推官笑道：“此女是年翁的相知了？”董聞道：“治年弟素未與他識面。但聞他是個有才的女兒，特起一片憐才之心，替他說個方便。妓女家往來的人何可勝數？怎的著在他身上要起常鬍子來？還求垂恩釋放罷。”丁推官道：“此女在京中時，小弟亦曾聞其名。今承見教，憐才之心，彼此同之，當一面致書與楊公子，一面就釋放他便了。”說罷，拱揖而別。

柴家父子及眾人見董聞與地方官恁般莫逆，一發驚駭，禮貌愈恭。董聞想起五年前之事，不覺心中有感，因歎說道：“記得五年前，岳父壽誕，亦是孟冬時候。那日天氣驟寒，酸風逼人。今日一般也是初冬，卻甚和暖。同此堂中，同此節氣，而炎涼光景，前後不同如此。”柴家父子聽說，曉得他語中帶刺，低頭無語。眾人卻順口答應道：“便是今日天氣和順得好。”董聞回顧旁桌上，見有紙筆在那裡，便取過筆來，展開素紙，題詩一絕云：

稱觴追憶五年前，同此堂中冷暖懸。  
卻怪天時渾不定，也隨人意共推遷。

董聞題詩才罷，堂中酒席已擺完。吳泉執杯看坐。董聞不肯坐專席首位，教把桌子都打斜擺了，與眾人團團而坐。梨園子弟送戲目上來請點戲，董聞遜讓了一會，說道：“今日不必演正本，回大家點幾出雅劇看看罷。”眾人都道：“悉憑尊意。”董聞便于《彩樓》、《荊釵》、《白兔》、《還帶》四本戲文上各點了幾出，梨園子弟登場唱演。做到那可悲憤之處，董聞嗟歎道：“大丈夫落魄之時，往往受人簡賤，古今一轍。”柴家父子看了這樣戲文，又聽了董聞這般說話，顏面無地。及至上套酒饌已完，大家起身到書房中小坐，那時董聞已半酣，便乘酒興，對著眾人，把晚間所演戲文評論起來，說道：“當初做《彩樓傳奇》的人有些欠通。木蘭寺投齋，本是唐人王播的故事，卻移在呂蒙正身上，這也罷了。王播詩云：‘上堂已了各西東，慚愧闍黎飯後鐘。二十年前塵撲面，今朝才得碧紗籠。’呂蒙正中狀元之時，與住破窰之時，相去何嘗有二十年之久？可笑那作傳奇的，第三句當改不改，倒把第二句改作‘十度投齋九度空’不通之極。初時聞鐘赴齋，原來脫空；後來飯後鳴鐘，故投不著，止是一度空耳。一度空投，遂從此絕，妄待九度空乎？況和尚中盡有好的，倒不比俗人勢利。”因把向年窮途狼狽、多虧大力庵中沙有恒和尚留飯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吳泉父子皆有慚色。董聞又道：“呂蒙正是庶出之子，其母劉氏為正夫人所逐，故攜其幼兒，權棲破窰。今把劉氏強扭作蒙正之妻，說他為丈人所逐，只怕呂蒙正倒沒有這樣勢利的丈人。”吳泉聽說，自覺慚赧，只推要到堂中支持，脫身出去，留白珩在書房陪客。這些眾人卻聞所未聞，都道：“原來如此！若不是董爺說，我們那裡曉得？”因問：“《荊釵記》上的故事可真否？”董聞道：“那孫汝權與王十朋本是同榜中的，又是好朋友。只因當時有奸臣史浩秉政弄權，王十朋劾了他一疏。這疏稿卻是孫汝權代草的，所以史浩的門人做這本《荊釵傳奇》，把孫汝權扮作花臉。”婁豔花道：“這等說，那錢玉蓮投江，可有的麼？”董聞道：“王十朋的母親便姓錢。今說他妻子姓錢，為丈母所逼，只怕王十朋倒沒有這樣勢利的丈母。”燕青鸞道：“那《白兔》、《還帶》這兩本戲文，一發求董爺說一說。”董聞道：“李弘義是個大將，與劉智遠為結義兄弟。今扭作劉智遠的舅子，扮做花臉，亦是冤誣。若他舅子果然是李弘義，決沒有這樣欺貧滅親的事。至於《還帶記》中劉二舅，其人其事，不知有無，卻未嘗汙蔑古人，沒甚妨礙。這個做傳奇的，還算忠厚，形容劉二舅，不過勢利而已，不待到得暗害中傷，有不可言之惡。”白珩在旁聽說，不勝惶愧，只得推醉避人裡面去了。少頃，堂中下半套酒席已擺列齊整。吳泉再請董聞入席飲酒，又演了幾齣戲。兩個妓女和眾門客輪番把盞，董聞吃得大醉，待要起

身，吳泉再三款留，眾人也勸道：“冬夜正長，不妨寬坐。”董聞道：“此堂原是難得坐的。我五年之前，求坐此堂而不可得，所以今日在此，不醉無歸。今已大醉，可告辭矣。”說罷，起身作謝而去。醉步趑趄，不覺轉向側邊角門內走。吳泉道：“賢婿請從大門出去。”董聞醉中又想起前事，歎道：“不消罷。就從角門內出去，還強似走後門哩。”吳泉滿面羞慚，無言可答，看董聞上轎去了，卻回身入內，款留女兒淑姿，要他多住幾日，不要就回家去。正是：

父猶是父，女猶是女。  
昨日今朝，不同如此。

董聞回家過了一夜。次日醒來，追思昨日酒後之言，甚覺過當。自念度量大的，還該置之不論，如何言語之間不存忠厚？畢竟是學問不到處。著實自咎了一番。忽想起丁推官所推之事，即往見余總兵，曲致丁推官之意，要他把這宗債負再寬幾時。余總兵見有董聞擔當，料到遲中無失，便滿口應允道：“既承先生見教，且從容去罷了。”董聞稱謝而別。

才回到家，只見門上人來報，說有妓女馬二娘乘轎到門，要進來拜謝大爺。董聞忙教請進。馬二娘至堂中，倒身下拜，董聞連忙扶起。看他風姿雅淡，舉止端詳，儼似良家體態，與昨日所見二妓大相懸絕，因說道：“久慕佳名，未識嬌面。今日幸得相會，足慰生平。”馬二娘道：“賤妾素未拜識尊顏，今遭患難，荷蒙垂救，生死肉骨，佩德難忘。”拜罷，即請進內拜見夫人。董聞道：“寒荊回家與岳父母上壽，尚未歸來。家母、舍妹，正欲一睹芳容。”遂引他到內廂，與母親、妹子相見了，一面置酒留款。飲過數巡，馬二娘頓開喉嚨，清歌一曲，真有遏雲繞樑之妙，董聞歎賞不已。酒罷，董聞又引他到書房中遊玩。馬二娘見有古琴一張掛在壁上，便取將下來，輕揮玉指，撥動朱弦，彈了一回兒。董聞愈加稱賞，因再命酒對酌。馬二娘又飲了幾杯，玉容粉面，帶了幾分酒意，正如雨後海棠，十分嬌媚。董聞看了嘖嘖稱羨道：“卿具此絕色，又有才技，青樓中豈易得此。”馬二娘見董聞不住口的贊他，便低頭沉吟了半晌，似有不安之狀。董聞笑問道：“正爾歡飲，忽若不樂，卻是為何？”馬二娘且不答應，向案頭取過一幅花箋來，題詩一絕道：

多感開籠縱鳳凰，玄機幸遇有情郎。  
卻緣羞把琵琶抱，未敢從容侍曲房。

董聞見了詩，改容正色道：“在下相救之意，非慕卿之色，亦不但憐卿之才，實重卿之義也。捧溪佳詠，足見堅操，益使人敬服。常善變是我結義兄弟，他曾對我說，與卿有終身之約。今他不幸犯罪而逃，我時時繫念。昨聞卿亦為了他身陷囹圄，我因朋友情分上，故特向丁公說個方便，並無他意。自古道：‘朋友妻，不可欺；朋友妾，不可蔑。’我若有私于卿，是負友誼矣。今日偶睹嬌容，且聞妙技，故不覺欽羨，非有私心，幸勿見疑。”因之取筆題詩一絕以示之，詩云：

書生非不解風流，為憶良朋悲舊游。  
正待臨風念黃鳥，何心握雨赴紅樓？

馬二娘聽了董聞所言，又見了詩句，不覺兩淚交流，道：“常相公實與賤妾有終身之約，賤妾雖在煙花，頗知自好。自與常相公相約之後，往往托病謝客，以致開罪于強暴。今蒙董爺救之桎梏之中，理宜永侍巾櫛，以報大恩。只恐負了常相公，故未敢相就。不道董爺也與常相公有交。今日救妾之意，亦為朋友情分上，並非涉私，足見交義。我想常相公被罪而逃，後會無期，妾身飄泊風塵，終非了局。請自今以後，削髮為尼，長辭世俗，庶遠不負常相公昔日之盟，近不負董爺今日之義耳。”說罷，又取筆題詩一絕道：

黃鳥猶知篤友聲，紅裙忍負昔年盟？  
從今不把蛾眉掃，棄向空門了此生。

董聞看了，點頭贊歎道：“青樓中人，有此義烈之性，其實難得！我道常兄英雄，非留戀煙花者，何獨屬意于卿？今日方知卿真堪與常兄作對，不枉他識賞訂盟。但卿既欲守志，也不必削髮披緇，棲身寺院，只須杜門不出，在家出家。若有強暴侵侮，我當為卿護持。異日常兄倘蒙恩赦，再有相見之期，那時重諧舊好，有何不可？”馬二娘收淚拜謝，作別歸家。自此真個把住屋做個靜室，改作道姑打扮，終日焚香誦經，以避塵囂。有一曲《臨江仙》為證：

燕子樓中關盼盼，至今節義流傳。尚書墓上有人還，白楊堪作柱，紅粉淚無端。死別生離同一歡，願依昔日嬋娟。從今學道洗朱顏，不與巫女夢，且戴妙常冠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丁推官自到鄭州署印之後，政聲益著。前任知州丙制金貪汙異常，幾乎把地皮都弄光了，全都叫他“丙赤地”。今丁推官在署印，一清如水，人都叫他“丁青天”。那知他要做好官，偏有許多盤根錯節來試他的利器。才署印幾月，忽遇天時亢旱。丁青天來署了印，真正弄出個久晴不雨的青天來了。那亢旱的光景，好生利害。但見：

田中裂縫，池底生塵。井邊爭汲的，至於相罵；路上賣水的，好似奇珍。遍渾漿來煮羹，都是土氣息、泥滋味；造乾糧在充腹，半是火焙熟、日曬成。客至呼茶茶不出，夜間求浴浴無能。憂時的官長，只將眼淚洗面；登壇的道士，急得油汗淋身。攘攘往來，滿街招著賽會土地；皇上祈禱，排門供著行雨龍神。追念求晴之日，連揮不出的雲師，何一旦藏形遁跡？還思苦雨之年，助天為虐的河伯，怎霎時穩恥瓶罄？不並荒的是飲食，那知水但荒食，旱並荒飲；不求人的是水火，誰料火不求人，水要求人。同此居者，不覺怨朝陽而愁夜月；只茲星宿，乃至歎啟明而恨長庚。桑林故事今重見，雲漢詩章始信真。

丁推官見這般亢旱，連忙建立齋壇，延請一個法官叫做洪覺先，要他登壇祈雨。那洪覺先本不是出家的道士，因他自稱有符水之術，又會扶鸞請仙，替人禳星解厄，人多有信他的，為此丁推官頗聞其名，特請他來祈雨。一連祈了幾日，卻那裡見個雨點兒？丁推官明知法官不濟，乃自辦誠心，步行祈禱。每日在酷日中來往，不辭勞苦。上司行下文書來，禁止屠宰，以祈甘霖早降。丁推官遵奉憲行，出了禁屠的告示，卻分付衙役，不許借端生事。有公差拿賣肉的人解到台下，那人稟說是官府未出告示之前宰下的豬，丁推官即行釋放，更不苛求。遠近士民，無不頌其仁德。當時也有一等貪吃葷腥、不信修齋的人，因禁了屠，不得肉吃，便做下一篇言語道：

禱雨而靡愛斯牲，知雲漢無斷屠宰之法。今遇旱而頌書人云，豈《春秋》有不血食之鬼神？艱食之時，濟荒者正當佐以鮮食之奏；懷山之日，救災者且猶不恤烈山之焚。試觀往古，窮議近今，仁固當被乎禽獸，事亦宜計乎民氓。思非肉不飽之老人，曷

由得養？被市脯為活之壯者，何以圖存？況上行下未行，不過做成衙役取利；若官禁私亦禁，恐適妨礙百姓營生。至於魚蝦蟹蛤，僅昆蟲之一類；蔥芽韭蒜，尤草木之無情。即食焉，亦復何害？並禁之，頗覺不倫。人苟為物而受責，似乎重物而輕人。誠得交明之官長，一朝開此嚴禁；或者仁愛之天公，即日降以甘霖。

這篇言語，說來雖似乎有理，殊不知祈晴禱雨之時，禁止屠宰，非是愛物，正是愛民，蓋天降災浸，多緣下民平日奢侈過度，暴殄天物，縱口腹之欲，戕害生命，上干天和，災浸由此而致。所以禁止屠宰者，正要人清心寡嗜，改過省愆，挽回天意，無至困于凶荒耳。《禮記》云：“歲凶穀不登，君膳不殺牲，大夫不食梁，士飲酒不作樂。”君、公卿、士且如此儉約修省，何況百姓乎？只是官府方有禁屠之令，那班衙役與地方棍徒，便尋釁生事，肆行索詐。這些小本經紀的人，又值凶荒之際，正自憂愁惶惑，何堪更被詐害？此則又須賢明官長，達權通變，勿使愛民之意，反做了擾民之端，庶幾民與物皆被仁恩矣。閑話少說。且說丁推官處誠步禱了幾日，又手書疏文一通，親自齎往本州城隍廟中焚化了。拜禱畢，指著城隍神像說道：“我與神雖陰陽各異，然具有地方民社之責。今上天降災下民，豈可坐視不救？我今與神物：若三日內無雨，我當與神像一齊鎖繫烈日之中，以請命于天。”說罷，又拜禱了一番，然後回衙。至三日後，不見有雨。丁推官分付整備鐵索二條，步至城隍廟中。正待要與神像同鎖，忽視雲興雷動，頃刻間，大雨傾盆而降。這場大雨，直下了一日夜，田疇霑足，百姓無不歡呼稱頌。初時種田的鄉農見雨澤不至，將要丟手了。因聞丁推官步禱其誠，便相戒道：“上官且不辭勞苦，我等如何便罷休？”遂大家勉強支持，不敢拋荒。到得雨來時，田禾依然無恙。當時有民謠云：

丙去丁來都是火，火致旱災于田土。丙為陽火，不早亦焦；丁為陰火，雖旱無苦。赤地無禾土盡荒，青天無雲雨亦亡。到頭赤地難植役，還賴青天能降祥。

丁推官求得甘雨之後，過不多幾日，早有新任的知州到了。丁推官焦勞了這多時，正好交過了州印，回到府中。略上將息，且與董聞一敘闊綽。不想又有一件公事要擔在他身上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勞臣功績，再從縣裡流傳；良友聲名，更向府中稱說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卷分解。